可齋續藁

一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可齋續藁前卷四

奏舉帥材人

宋 李曾伯 撰

對臣准省劄甲寅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而侍從臺諫各舉帥材二人者臣竊唐有雖為帥材之難者名遠矣今夫謀三軍之即將以備一時之選唐音訓貊猥令薦進豈不以觀臣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謂其所主惟善能舉其類乎傾臣本無材略忝任藩翰揆已不足安能知人為之踰月儀圖其位望之已著者固不待微言之推敭其聲名之未達者則有得於共事之吏歷今有二人焉竊見朝奉郎前知建昌軍事余鼇自任高郵尉而留淮幕臣見其諳軍民利害得將士心顒顒昂昂有遠到器議論本乎正大趋向不為卑汚臣命夏臯修泗上承下接皆鼇賛之最一事尤有識往時鼇初擢第值遣使諭蜀道拉鼇偕行恥於依憑甘以吏

事自見臨節而不可奪於此可占今稍更霜露才氣殆益老矣宣義郎通判襄陽府兼京湖制機王登昨以秘歸尉而留荆幕臣見其曉兵家韜略通當世務磊磊落落無罷軟習政事多所規益言議不為依阿臣命高達復襄左撐右拄實登佐之最一節尤可書往時登以勇爵因獲俘詣荆閫怒登不拜翻然舍去卒以儒科自奮有志事竟成於此可觀今久在風寒文理浸加密矣是二人者臣察之已熟故敢薦之不疑抑又有說焉馬廄

金懷之無取則可以臨羌桑株田頃之弗多則可以慕亮如鼇如登臣嘗與之講論及此使遂展布必可保其能自廉飭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籍記姓名特加旌擢以為事任之儲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乞預備蜀奏 壬子

臣自近聞蜀警連得蜀閫十月初三十六日公文關報頗緊已具録奏聞中間得歸峽二郡守書報到事宜則已緘呈二相必皆徹聞睿聽臣今日再得歸州權守鄧

益二十四日報傳聞賊勢十三日已近重慶佛圖關過
江津此報恐非端的雖未敢信然有間不敢有隱臣竊
惟重慶一城介於兩江之間形勢險固賊所難窺聞臣
十年經畫必能防勦此若未足上勤宵旰臣之所慮則
蜀之支徑不一最是自夔至渝中間忠萬涪安地里延
袤往歲己亥賊犯西邊督府調兵三萬控扼於此一帶
猶有湖灘透漏之患今恐蜀之兵力分布不至忠萬下
流萬一賊據建瓴之便用扼吭之智吳蜀脉絡關繫不

但為京湖唇齒慮而已臣近以襄均諜報叵測既自為境備又復為鄰憂臣已那調都統張禧等兵共四十人分往歸峽松滋措置水陸防遏又有澧州麻寮一路近通施南亦已差周公明先次量帶軍馬往諸關點視把守外臣區區欲聖慈密諭大臣寧憂先於事毋事至而憂豫為圖全之謀以備應急之者蜀安則東南可安惟

陛下留神幸甚

貼黃

臣所據蜀報其言賊兵犯瀘南窺嘉定本司聞之道塗已自多日緣未得蜀閫公文不敢具奏今詳所報賊勢委是不輕臣之所慮冬日尚長西邊未知敵退之期中流懼有備虛之患如夔諸郡與荆為鄰聲息皆弗以關聞探聽未免於間隔目前重慶以下雖幸無警此賊倘因資力旋生姦謀安保不來其可無備臣雖為謀不當越境然慮患非止及鄰夔緯隱憂已具前奏敢望上留聖意宣諭輔臣亟思區處之策伏候睿旨

回御筆手奏

臣恭準宣諭以臣近奏蜀礬特賜答諭臣伏讀聖訓兵法有云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與夫別徑之可慮仰見皇明遠覽沉幾先物不止一隅之計深得多算之防臣拜稽歎服委非愚見可及又蒙神謨指授令多用兵船控扼蜀口多差間探體訪事宜有聞節節申奏臣猥任北門之寄適當西風之衝職思其憂豈敢不力前者自為境內之備固已列置峽中之屯此月十五日恭準

密劄指揮令本司整擬將士五十人審探緩急前去應援臣伏念夔據咽喉之要荊實唇齒之依聞命之臨即議遣戍若以赴鄰之急亟合調兵以前却緣自得蜀閫十月二十五日公文以後未有續報臣得之體訪近多傳賊勢之西向却未越渝境之下流又夔門有榜備蜀閫報謂軍當得捷敵且多度臣恐是其事少緩未得其的以此一面整辦備援補戍之師移文蜀閫以審進發委官夔郡以辦粮食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奏聞外惟是

已具之措畫上是豫為援鄰之規方來之應疇又當益
思保境之計前奏所具補戍軍馬若有緊急臣又别當
那摘精練將士添調兵船前去歸峽一帶控扼如其他
險隘合防把路徑亦已逐一行下所屬申儆增戍外所
有體探事宜前者雖屢遣人徃探閫機秘容道聽罕真
令兵調既有相關探候其敢弗廣若事或緊切雖未有
蜀閫關報臣自當隨宜應接謹容陸續具奏

襄陽獲捷手奏　癸

臣非才分闇奉命復襄兩年之間征築並舉敵騎不敢
輕入近諜知彼國新遣舒穆嚕錫里達嚕噶齊等軍馬欲
謀今春窺伺正此隄備正月二十四日古納圖過漢江
據攻襄城其勢不輕其謀叵測敵意本欲哨江陵入均
房抄掠以為攻襄計幸賴陛下德格皇天威震殊俗將
士僇力思奮敵兵纔至西柳關萬山隨出與戰敵兵小
却即乘其渡漢未畢下營未定賈勇追勦之自晡至夜
助以風雨遂以三千之師破三萬之敵兵溺江填港遺

棄資粮器甲三十餘里奪馬四百餘匹俘擒敗卒斬獲首級所據通判王登前一書臣先已封呈左丞相今再得登書所言尤詳敢是此夜敵兵敗遁渡漢駐岸自相蹂躪允謂天助非但人力臣周旋江淮荆蜀三十餘年屢見敵人侵軼未嘗有此捷其速如此所謂擊蛇必擊其首是捷有之一行將士委可嘉尚臣已别具公奏外令將王登親劄繳連上徹聖聰臣見委官往犒取索功帳續申伏望睿意先次宣諭大臣特降指揮優異頒賞

以為邊頭干城禦侮者之勸所有向武當一路兵馬觀
王登書尾亦自頭回惟恐尚有後哨已令驅逐

答宸翰手奏

臣恭準降下御札臣薰香端笏拜恭誦仰惟奎文陸離
天語温潤聿昭遠覽丕顯聖謨臣幺麼疆吏何以上稱
睿眷私心感激至於涕隕臣伏讀聖諭以臣令春襄城
奏捷商州擣虛寵以嘉奬此則宗社之靈將士之力也
臣幸而逭責其有何勞至若聖訓以臣累疏求去於全

身之計得矣者人不以敵遺君父者正不如此臣猥任閫寄獨荷主知捐軀報國固分當爾抗章引退以疾使然亦由情分以扞格是虞事勢慮猶豫而失乃者僭陳於薦代亦嘗密啟以祈宸咫威不違寸臆已罄臣方跼蹐以俟陛下俯加訓飭未忘撫捐上恩如斯臣豈敢負正以不遠秋冬之備恐貽宵旰之憂強顏其留掣肘將甚秉此中權之改畀庶幾西顧之可寬此其本心非敢避事臣又伏讀聖訓褒城守備宜益加嚴夔門襟喉實

有關繫朕将作新規模卿更深謀遠慮式展壯猷以副
眷委之意臣仰見陛下明見萬里慮周四方不以微臣
之非才俾圖上流之共濟臣雖無能為役其敢弗欽凡
而職思其憂義固必葺惟恐謀不越境力所弗加臣又
蒙聖訓戒臣乞身祈閒勿復有請臣自當遵奉之惟謹
所患衰病之難支累形控陳拱俟處分伏祈聖造俯徇
愚衷倘犬馬未填溝壑誓圖銜結以報生成所有臣今
月初八日所奏事理伏乞早賜聖旨施行

謝宣諭奏

臣今月九日恭準宣諭卿辭帥蜀嘗見諭旨不復相強且護上流以俟旌擢臣守荆閫績每懼曠瘝帥蜀掄材豈堪委任比輙伸於懇免蒙曲賜於矜從臣雖顧還首丘嘗具見累疏洊被勉留之旨敢懷顧避之私輿追譴呵詎希進擢知撫躬而感惕誓竭力以報圖俟畢防秋乞容請老乃若聖諭以臣薦漕憲為代閫寄不輕更易臣不揣引類實出由衷蓋以時事正當丞揖之相扶人

才可無重弓以為備一時近取二士足當用瀆聖明以
聽裁擇雖古云舉偏不為黨然此則知臣莫若君尚祈
聖度之宏俯諒臣言之僭臣又伏讀聖訓廟論必主耕
屯卿宜加勉科降雖曰不及所在皆然未宜因是求去
臣恭誦至此感涕以之蒙聖恩若是之主盟豈臣職敢
怠於規畫臣之危悃前以控陳司存利請此特一端廟
堂扶持自無遺慮所謂屯田之當務是固邊餉之所闕
見今軍民雜耕然須歲月見效便為指擬恐有闕踈昔

如趙充國之屯不廢景壽昌之糴欲羌人之不動必穀斛之多儲失時弗圖嗣歲徒咎要豈無於良策其可徇於虛名臣因聞廟論亦冒貢愚衷伏望都俞之間更賜詢謀之及此又非特為臣區區去留計而已激於憂愛進此斐狂出位而言頓首俟罪

乞於下流趲兵援夔奏

臣今月二十日準省劄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臣比者叨恩進律甫具巽函簡

眷踰涯洊須渙渥不以守邉之無效俾之越境以與謀以地勢而論猶齒有唇以朝命之臨若臂使指此何時也其敢辭乎第惟夔之關係莫重於方今荆州事宜亦異於疇昔頃值邉聲之文急毋虞情分之弗孚玆俾復於舊規固足覘於遠算顧臣智慮以憂而耗精力以老而衰豈宜辱軀又添重負兼襄樊荆郢諸壘今自有封守之責而澧峽沅靖閒道且不勝蹊徑之防尺籍幾何局面若此重門擊柝猶恐不足待暴客纓冠被髮大懼

何以救鄉鄰矧其沂渝千里所在空虛越夔一步即踰險阨有如往歲之援多調下流之師透漏猶見於湖灘浸淫幾失於峽口至今議者莫不憂之蜀事之利害臣固非所敢言國事之安危臣謂實繫此舉敵新聞於星隕時浸廹於風寒況聞諜者前後之言類謂敵欲東西之合縱未必有此然豈可忽諸在公朝雖復立一司欲倚以應酬非兵力則虛名二字恐無以捍禦深慮受朝廷之委寄不能寬宵旰之顧憂一跌弗支萬死莫贖臣

又聞道塗之餘論謂鄰闔於近時亦有防江之憂嘗申
乞師之請是已知於謹備所當念於遺言泝險而上布
置弗先聞警而圖調遣何及用歷攄於狂瞽以仰瀆於
聖明伏望睿慈俯鑒忠臆宣諭輔臣速定廣謨於下流
沿江等處整辦精鋭兵力一項多則萬人少亦五七千
人發付本司以專備䕫路緩急應援庶幾臣不但受策
應之名可以副策應之實誓捐軀以報君父所有荆闔
二三年来雖不曾兼領策應每歲循前例調常戍以防

歸峽蜀口元自不廢今見議區處俟秋防遣行續具奏聞前項策應大使恳命容臣一面消吉祇受管幹其有復置司存合行申請事件續容條奏

催區處援䕫兵奏

臣比蒙聖恩令兼䕫路策應大使臣以累疏丐休既未矜許利害關係不敢辭難以於二十一日具狀聞奏但是蜀兵单弱䕫備空虛若非朝廷整辦一項兵力專援䕫蜀恐無以應調此去秋防不遠所以申告廟堂早乞

區處臣見今涓日猶未祇領策應司職事今於二十三日忽得六月九日蜀遞承四川制司參議官文復之等以下幙府列劄以制臣新舊更代慮有乘間伺隙欲得本司調兵六千人進屯夔萬其辭頗激切臣已將文復之等劄真本繳申樞密院乞與敷奏處分外臣檢照京湖制司往年未發策應使時體例淳祐七年調兵二千五百人差都統同昂總統入蜀內一千五百人戍忠一千人戍夔淳祐八年調兵二千人差總管劉儀總統入

蜀一千人戍夔一千人戍忠淳祐九年調兵二千人差總管焦進總統入蜀分戍忠夔承四川制司公文以邉面肅清請免發援遂即回戍近年既罷策應司後朝廷指揮仍令每年應接淳祐十年本司差軍二千人令焦進總統分戍歸州以東一帶淳祐十一年本司差軍二千人令崔安等總統分戍巴東歸州一帶淳祐十二年本司差軍二千五百人令都統張禧等總統分戍歸州巴東内令五百人戍巫山切照前後六年體例其策應

司未罷之前與既罷之後皆不過歲調輕兵一項以備
夔援並未嘗及三千人之數盖緣京湖自有責任兵不
容多輟夔蜀未有警急亦不待他援今來荆蜀事體皆
與昔殊若如蜀幙所陳欲遣重兵以往自非朝廷檢照
已亥以前體例於沿江下流調遣精兵進屯備援則在
本司委無此力伏乞聖慈宣諭輔臣早賜處分以備緩
急庶免於誤國大計不勝幸甚

恭禀宣諭援夔奏

臣今月初六日恭奉聖旨宣諭令臣凡百應援蜀中已
降指揮調兵二千人入蜀早宜發遣臣肅奉睿謨恪遵
惟謹恊恭鄰閫共濟當然臣近者六月二十日恭準省
劄除臣兼夔路策應大使於二十一日已具奏請於六
月二十三日承四川制司幙官文復之等列銜劄子欲
調兵援於當日又當具奏陳臣所言夔蜀利害及京湖
應援始末具載前項兩奏伏想皆已上徹聖覽繼而六
月二十九日準樞劄備余置元申令本司整辦援蜀之

兵又於七月一日準樞劄備文俊之等所申令本司整
辦萬人聽候調遣入蜀分屯臣皆已遵稟具申樞密院
去訖臣竊惟往者京湖雖置策應勇敢六十年間歲調
軍馬入夔未嘗及三千人是時既無邊城之責亦無鄰
析之警彼此殆以故事相應今來將備實患不同往時
其今遣調於援兵不過能儆於近北盖國事所在固當
不分於畦畛而兵力有限亦欲自保於封疆臣今者所
準睿旨令遣調二千人入蜀仰見皇明洞屬廟算無遺

臣自昨聞上命已於所部那摘精鋭軍兵陵江二千人鄂州一千人見行整齪祗備只俟權帥程逢辰續有關報即當遣調但京湖氣力以目今邉面擺布輟此三千之外其它戍守已難再有抽摘臣僭有一得之愚正欲具奏臣妄謂東南頭目在蜀咽喉在蜀夔賊兵去敵犯益梓利謀謂令敵將謀犯夔雖難遽信豈可無備今夔之守帥未定夔之城壁則難恃夔之兵可用者僅二三百人夔之粮食見在者不過五千石是皆見於田徳實

近狀之所言此四者切於守夔急務及今不為定論後將孰與任責伏望宣諭大臣速作處分臣更有愚悃臣雖秉筴應遣援伎倆止於常戍不敢虛言欺誕以誤陛下其兵力一項不多辦則恐敵或大至杯水救輿薪之不足不豫調則恐事或倉卒大寒索衣裘之無益已亥湖灘之釁督府調兵二萬入蜀應援舊比可考今蜀兵弱於昔荊備多於前若非朝廷令調軍馬一項專備夔援徒仰荊旅以壯聲勢必賊不至則可賊小入則可

若或賊以大勢分道侵軼以三千之師安能布置江面之千里闗隘之不一乎此微臣夔緯之憂晝夜之不能已也臣近上廟堂劄且乞於江州調精鋭軍二千人黄州調武定軍三千人湊作五千人委一名将統之只在八月間便令起發且来江陵屯駐以觀賊勢之所向若上流急則趲戍而進下流急則順流而下東西運棹此亦活法庶免臨時呼喚不及之患其於今年隄備夔蜀要無易此策如醫之必用此劑醫此疾也伏望聖慈併

諭大臣速計而施行之

貼黃

臣前所請調兵備援非為京湖計乃為夔蜀計也今所準指揮未蒙體察而朝廷備辦萬人之令蜀閫趣兵六千人之檄排日踵至罔知所措切照京湖地分往年邊城未復策應司所遣歲且不及三千人今所部自有封守兵力敷布正恐不及援鄰之戍豈能倍遣本司除前項見調外繼此委是難以再摘所顧宗社威靈賊不入

變則彼此俱幸萬一果有窺伺豈不甚危險阨一失則
不可禦矣臣請言往事為鑒辛卯冬蜀未大壞荆乃全
盛是時桂帥蜀陳帥荆桂請援於朝命荆遣援調宋春
以兵三千戍金州臣時以熏幙責備戎行當其朝論閫
畫皆謂敵豈能涉吾境直欲假此虛聲以却敵耳一旦
突至孤軍弗支荆閫隨遣孟珙以精鋭萬人守拒門亦
無益矣向使賊未出平地荆果實欲援蜀不以輕兵幸
試便以重兵過險賊不可過黄金渡透饒風關矣至今

論者有遺恨此乃臣之壯年身所親歷者今猥當此寄
不謂復任之事倘又作此調度賊不至則已賊至而小
有疎失豈不為誤國之罪人用敢罄其衷臆以為朝廷
告伏乞檢會臣累陳過為備豫之計早賜處分照乙亥
援蜀體例速調沿江重兵以備西援臣自當斟酌上下
流緩急以議進退

回庚牌手奏

臣比以幹方無補連歲丐休嘗具奏函洊申懇請意戎

事之少静祈聖恩之曲全曾弗踰時乃條告警盖緣敵懲去歲之再衂玆舉忿兵而肆侵以察罕老將親行非塔剌新進輩比令自渡漢亦既涉旬雖未逼於襄城傳已透於均境兵勢孔熾費粮亦多天色久晴登麥不遠竊恐機謀之叵測尚須盤泊以相持臣已戒邉城聿嚴備禦不可喜功而輕戰務為持重以圖全見調防把之師拒敵於漢濵牽制之旅攻勦於山路諭農民以遷避厲將士以闗防仰憑宗社之有靈期保封疆之無失臣

已日具事宜申樞密院正懼上勤天顧臣罪當誅今月
十九日伏準庚遞寅奉密劄恭被調兵西援之旨臣敢
不恭奉第以襄方兵擾黄復哨閗正切門户之憂又急
鄉鄰之援容臣支吾略定應接敢稽己即致書晋德恭
傳上命俟其啟行定論自當斟酌遣調惟是臣以蕞爾
疎庸之跡當此紛然膠轕之衝非惟臣晚年心力之己
殫亦覺臣今歳氣数之不順所陳休致固慮滿盈望早
諭於大臣亟别圖於邉寄俟敵出境許臣歸田得逃司

敗之刑實戴更生之賜

田御筆手奏

臣比準庚郵遣調西援適因邊警輙具奏聞上觸雷霆之威正深淵冰之懼四月十四日恭準宸翰從天而下熏香端笏拜手稽首伏讀聖訓以敵騎過漢踰旬恐當退遁臣仰見陛下智周物表明燭幾先洞識軍戎萬里之情預知吉語五日之至果憑神算逐折敵鋒載惟强敵之始謀大舉悉兵而加我覬避田而在境疑盤泊以

涉時曾謂逼褻而不敢肆城下之窺侵均而乃隨取山中之衂項陳捷狀計徹睿聰大抵以寡擊衆皆程進之功據險拒敵則温和等力願加勸賞嗣具控聞臣又恭準聖諭余晦以敵據古利洊奏乞師令臣早遣晉德步兵西上臣恭惟王事所在實同疚懷鄰警未寧豈敢緩視昨自一聞咨旨即趣師期檄德赴司撥兵徃役器甲悉脩資犒加優近者初十日已從本司發遣而德尚駐公安消日就途臣十四日已備御筆旨揮再劄催促起

發德必不敢逗留矣惟是臣又伏讀聖訓以上流倚臣
正切勿復止乞身之請伏念臣猥當疆埸何補涓埃世
受國恩未有報所主憂臣辱寧忍負之豈敢但知身謀
不為公計實縁臣分盈而災至年邁而病侵昔在淮堧
令來荆閫皆值奴酋茗之權以歸公上皆俾披荆棘之
地而立舊疆犯衆人之難勉一日之葺臣之精力已竭
於玆天幸夫豈可常人事盖亦當止姑陳一二上告九
重如去歲蜀援添費生券司存非天雨以曷支如今年

衰餌將偁歲計指日失漲潦以何措倚扣呼而弗應則
曠敗之必然是雖留臣正恐誤國無以上流之事尤深
或者之憂朝廷復建策司俾任應援此雖前比非所敢
辭然邉面弗同往時而兵額不過舊籍是必荊常無事
則力可相應惟慮蜀或有警而此亦弗寧則將自為户
牖之防何暇復救鄉鄰之急往閫督府增戍夔門多亦
調之江淮非專藉於荊楚矧今敵謀盃力蜀病頗深雖
邉謀不能盡知如道聽則有可慮謂敵營侵廹謂我餌

甚艱謂不殺人以透吾民謂且設科以致吾士此漸成沉痼之證恐須投瞑眩之方苟猶徇常則將滋劇若以微臣為可倚秖貽陛下之顧憂臣之難留亦以此懼臣近以專委僚屬稟告廟堂伏望聖慈上關宸念速賜綢繆荊蜀之大計以為保固東南之遠圖宣諭輔臣別選良帥將臣休致俾老餘齡豈惟臣之幸實中外之幸

可齋續藁前卷四

可齋續稿前卷五

宋　李曾伯　撰

記銘

公安竹林書院記

蜀自端平中兩羅兵難士之流離出峽者荆州實繁淳祐二年制置大使孟公珙閔其無以教養不以武備廢文事因僚屬衣漸袞昺東史子暈請聚精舍而量試之與補弟子員度地於公安邑東闢書院取萊公竹遺跡

扁曰竹林置田撥錢以給廩用既而倣四書院乞賜額
於朝六年夏上親灑宸翰賜名公安書院會天台賈公
似道相繼開閫尤以淑士為重捐緡錢廩粟葺而新之
十年曾伯奉命来旬夏六月庚子道過奠謁時規摹已
略備矣山長雷宜中猶以建傑閣奉宸奎告遂從而增
益之不敢緩明年秋八月告成山長黃俞書来言曰書
院之建歷三大帥而始成今則有燕居以行舍菜有公
堂以正講席有閎其門有翼其廡前列四祠以彰有德

後峙八齋以肄生員職守之位公養之所直宿之廬以
至廩廥庖湢莫不畢具凡為屋一百二十有三楹視中
州學校有加焉顧識之以詔後曾伯心許未暇而黄已
歿一日感懷季子之劒不敢負此友因思士生除古時
非特上之人設庠序以教之士之家皆有學游焉息焉
造次顛沛無往而不學焉今夫西土之士衿佩於斯弦
誦於斯忘遷而如歸于于然濟濟然相與聚辨講習以
存心養性以砥節礪行將見英材輩出文風日趋於盛

美惟顧瞻斯地遐想斯人疇昔澶淵之役始朝論多瑟縮欽若請幸江南堯叟請幸蜀國步亦岌岌矣我忠愍寇公奮不顧身毅然請帝親征排羣議回天斷遂一矢以斃撻覽卒使國家數十年無兵戰者伊誰之力如簧其舌頤以孤注一語擠之忠魂不死靈竹效祥是非之理至於天而定有如此者景行高山目擊人存竹林之士心萊公之心毋安竹林毋忘石室某用筆此以授山長程烈劖諸石

擬襄樊銘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統兵高達幕府王登提師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其銘曰

壯哉峴　脊南北　繄墉壑　幾陵谷

乾能夬　剝斯復　千萬年　屏吾國

擬泰壽泗三郡築城記

淳祐壬寅二月予以尚書左司誤恩授淮東閫旋乗淮

西辭弗獲命祇事之明年正月奉旨城泰泰襟江帶海行都之藩籬國計之淵藪也先是有疏乞移治者中外言人人殊上遣環尹焦煥炎同子臨視之乃偕提舉患孔時守趙坱夫倅陳力修參酌繼撖廬州義士都統王安相與審度汔就衣城大修浚之城周圍二千丈有奇身高二丈於是調殿步司楊泰昇潤等軍萬六千人以王安董之起靈濟廟南通廣濟河轉以東又北通運鹽河轉以西取羊馬牆之土築城而展濠之土以築牆濠

周於牆牆周於城深廣視昔加倍且改植東南角城三十丈西北角城亦三十丈敵礟一百座貯其上以待戰守自淳祐三年二月至五月而泰城成厥九月御前遞火急申詔城壽謂壽為南北要衝兩淮門戶也帝臨有赫共命敢稽時壽自端平初復嘉熙再失荆棘所蘖狐狸所嘷以都統王安昔所諳歷復俾率揚楚廬豊濡果昇潤掐池等軍二萬人以十二月壬辰裁安乃量功日程二物首伐沿邊木一十三萬三千有餘章立串樓排

權環之且備且築大城周圍長一千二百八十丈有奇身高二丈面濶三丈有奇羊馬牆如城高之半西月城周圍長一百五十丈北門土月城長半之包砌東北西北團樓皆高二丈有奇盖敵樓於上者三十六楹其北壁至團樓又砌城身三百丈有奇而於四門外砌小堡各起排杈敵楼凡二十楹又北門施板橋以東至東板橋以北展開濠三百丈有奇北門以西上月城底亦開濠二百八十丈北古城[illegible]開旱濠東西各長三百八十

五丈闊一丈三尺深一丈淮河南岸土堡周圍一百二十四丈高一丈上築土牆高三丈下有濠河外河周圍各一百六十丈有奇至四年七月晦而壽城成總兵役而科條鳩僝有程者安也提督商確與防托守望者建康都統知安豐王福義士游擊都統張仲宣也掌出納金穀受給軍馬者安豐通判張貴洪權壽春通判路鈐林子宦也役甫兩月敵以重兵来争初調許浦都統制葛懐副都統趙文亮各以遊兵在淮至是同入城守圍

既合朝廷復遣騎師呂文德盡護江淮所調諸將以援
自三月至於五月敵始遁既十月招泗守趙邦永鮑義
同上言壽為西淮門户泗為東淮衿喉前後僅以淮北
羈縻郡視之敵若攻瑕懼誤國今當視泗如壽朝廷下
某章制閫且捐緡廩以應手再差和州防禦使李璨同
招泗守規畫馬調揚泰承楚真濠招泗軍馬萬五千人
以十一月授事泗夾汴為東西兩城周圍二千四百五
十丈兩羊馬牆濠河如之自東城東南以北開新河通

濟河折衝臺直河吊橋以東河共一千一百丈西城閘沙湖為河傍淮汴口及堡子外香花門以東濠河共六百四十丈亦皆取土以充修城與羊馬牆之用曰東門南以北泊門之外堡砌造羊馬牆馬頭岸版橋吊橋通濟橋水洞鉄窓總一千三百丈有奇曰北門汴河口土埂坝曰西城西圃裏外吊橋板橋馬頭及蛤蜊香花坝亦五百丈有奇五年四月泗城成盖璪與義與邦永營表於初而中不成遂以環衛官夏臯領州事而終之以

掌錢粮與審視工載則盱眙通判李節也凡此三役總計庸六百四十三萬有奇楮以緡計者四百九十四萬有奇米以石計者二十二萬八十有奇出於縣官者十之七其命將遣戍勞還激犒與凡畚鍤芻茭諸雜調度則閫臣任之然則予之護塞亡狀而賡謀從衆調集南北將士駿奔以恭上命初年城泰二年城壽三年城泗此亦臣子保固疆理之常分姑志始末云爾知我罪我

夫奚辭

此記作於丙午將刻之壽春弗果今偶於故篋中
得之姑附於此

京西提舉司平糴倉記

自周官遺人以縣都之委積待凶荒後之人廣而為上
熟糴三中熟糴二下熟糴一志於吾民者必稽也襄今
號極塞土曠民瘠耕者鹵莽刈亦稱是樂歲遺秉棲畝
堂堂一飽小有旱潦螟螣即為有司患我制使太學侍
郎陳公式是南國思天下飢猶已飢念吾民憂猶已憂

生聚教訓之久田里不知有兵革事異時叢葦所積狐貍所栖轉而為農桑烟火無異内地而又雨暘時若歲每得熟於民宜無遺慮公曰未也乃於戊己諸屯之外剏廣濟倉為儉歲備盖家被賜人蒙休矣我岳公共二使事實參統府惟元老是式惟閫令是承迓續民生培護根本民絶苛歛官樽浮費五六年間節計視前需如也爰命所部郡邑度治大小受若費置若廩榖賤則增賈而糴貴則減賈以糶欲使循環歛弛農民無傷而聚

縠幸灾以年大利者計不得逞患至渥也惟茲邑在節下尤所屬意先有廩廥直縣治左草創勿能久至是役捐緡錢與粟即城東偏而更葺之縣官無所費邑人無所擾踰月工已汔告褎人來觀咸曰平糴之作廣濟之推也二公撫我也久故患我也博而為我慮也抑又甚至匪惟無負吾褎人實無負當事勤恤之意莫不懽欣鼓舞祈二公壽與國齊久某實董是役命為之記昔趙充國在金城湟中首以留屯廣糴為急於時景中丞壽

吕亦請邉郡築倉糴常平以便漕事史俱稱之今煌煌
闓臺同一仁念視漢事有光焉某也安敢以匪文學之
士辭公名覿字明可岳忠武之曾孫今為朝奉大夫紹
定三年九月十有一日門生儒林郎改差知襄陽府襄
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李曾伯記門生文林郎改差
充西京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項寅孫書宣教郎通判廬
州軍州事權京西安撫司機宜章琢篆額

泗州晋照寺重修大聖殿記

按僧伽大士唐龍朔中自西國来置寺於臨淮靈跡顯著甚異以景龍四年三月三日於薦福寺滅度中宗勅有司漆其色身與置晋照國朝嚴奉尤盛中墮夷落遂歸職方邉城蹂躪之餘齊人破碎寺亦堙圮僅存一宇以覆像設壁拆屋漏風揺雨漂通梁空中鬼將壓墜萬衆無所瞻仰前刺史宦於捍敵束於治財緩而不省者数正矣鮑侯治泗之明年五穀穰熟邉境用寧既德大士之陰相乃輟俸於其褚中為荒度之基買校民廢胥

樂檀施庸直陶瓦竹木之費以緡計者二十三萬九千八百有奇公帑之積無取也凡為正殿五間東西翼屋二間殿後為三間以奉白衣普陀像殿前又益一間又為僧俗膜拜梵唄之所素壁海山湧出膠漆塗布塑為化人應現之像飛簷鬬栱摩空戛雲旃檀沉水彩畫裝鉸牆壁瓦礫化成諸天萬人作禮目視森聳閏八月乙亥蕆事九月癸亥畢工十月戊子設無遮大會合盱泗兩郡軍民以落之不可思議甚希有也嗚呼兵革鬬爭

之禍黥首割裂之慘天未悔禍其何能救惟大雄市以
慈憫故廣護爾衆生於大怖畏中爾衆生善念纔至惡
業隨滅大士往昔過去劫誘慕福良德有考於是邦盡
未來世念念相續固應冥贊是邦之人俾樂生興事共
為王民脱鞭箠剋烙之愁毒令侯崇信展誠以答大士
之貺亦求以惠利於泗人豈徒為是觀美之具而已始
侯之來也視京庾按營堞料丁壯繕防具老練度程百
廢具興即其餘力尚及茲宇謂之非才可乎初役于轂

材以傾之伻來謁祠於是始爲記俟名義高容人淳祐

三年十二月庚寅

右二記舊稿中檢出

重修靜江府城記

嶺南非用武之地桂陽雖有城既褊且瑕直以備南非

倫非也皇上御極之四年敵始攻蜀自是烽火交於中

國無歲不有戰禦今踰三十禩矣廟謨申儆邊備重在

西北敵弗克以逞狡焉蹊青羌道南詔諸蠻狙伺我心腹

中外疑信半之以虛議論老歲月實祐戊午始創閫制調諸路兵以戍命某再牧春三月涖事即以增築白諸朝前經師印應飛嘗浚西濠因其已給之費為之營度率二三戍將圜視地勢又質諸邦之士遡離水而北轉桂嶺聯寶積因江為池倚山為壁從而南合舊城調丁鳩材畚鍤麕集崇而郛浚而隍繚絙以牆瀦水以埧暑寒不輟於役新築甫就而兵帥以舊壘尚惡告且謂西南實當敵衝必須縮城腳以開戰道展濠面以遠矢石

暨作堡圖式護提闗而西隅頽圮弗支又不容不與改作經之營之備罄羣力即工於是年四月既望僅具於次年九月役未竣而亦白囊至游騎廹矣旁睨不敢犯始桂人間以煩擾議及是頼以保聚迺知築斯鑿斯不徒設也兵帥請記於石某謂一日必葺者叔孫之職分不慭於素者艾躐之能事某昔在淮荆時城壽城襄皆盡吾之職而已何記為爾之疲精力於是足為此邦長久利固不可泯也屬筆它人莫詳顛末某敢自為識之

城築新七百二十丈高二丈四尺修舊六百六十二丈濠河鑿新浚舊五十四座軍夫匠四百三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有六工用石以段計三十二萬八千木以條計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磚一千二百五萬四千竹瓦灰不與焉厥費為緡錢三十六萬二千七百有奇內朝家所頒二十五萬餘悉制漕府之助凡皆據其實以紀是役也閱一歲有半勤勞矣而封人慮事猶多闕焉增而補之又在後之人云兵帥帶御器械建康都統制朱廣

用浮光人

重建湘南樓記

桂山川甲天下三百年間無兵革之警前賢来仕是邦搜奇攬勝南樓北觀輪奐交輝知樂民之樂而已焉知為荒服遼慮哉自強敵崛起陰山疸食雲南浸淫腹背當宁勤於宵肝選將遣戍幾與視西北二邉等寶祐戊午其以再命作牧神謨天授築鑿是圖方經營畚鍤綢繆牖户早夜靡皇寧處復有餘力事它役屬東城湘南

樓剏於崇寧之壬午迨今百五十有八禩中間支傾補
壞歷時久厥棟撓廩廩將覆壓又以靜江軍樓前經帥
增高倍壯而湘南對峙頹闒弗稱瞻望繫焉不容置而
弗為乃與兵帥愌佐從容議鳩樓櫓之餘材轂斧斤之
游刃載崇厥址更立層樓翼以夾廡經始於己未之春
正閱三月落成高摩嶺雲下瞰灕水雄據列雉平揖諸
峰遂為桂之偉觀矣槃槃會府控制百蠻組練之所聚
營梯航之所輻湊新美斯宇凌虛鎮浮亦足以壯我彈

壓使過之者目異神聳不敢睨視固非侈大規畫牢籠風景徒為南中登覽地也它日疆埸寧謐藩條暇整墉壑固井里熙嶺客憑高眺遠陰晴朝莫千狀萬態心與境會将盡於斯樓得之夫我則不暇姑以識歲月

重建城隍廟記

桂城隍廟舊在城東南隅重建於紹興乙卯又再建於乾道庚寅閱歲滋深厥宇多圮且牆面而立展謁者幾無徑可趨神之赫聲妥靈殆若未稱寶祐戊午中朝以

强敵薄我南鄙省經略建制閫命諸路兵來戍修而城浚而池建康都統制帶御器械朱廣用實董斯役一日與予登城周覽指謂東南一角當三面風寒夫濠岸不盈尺不幸受敵必所睥睨廣用力請縮而更築以神之祠在焉且欲撤而新之議者俱憚於改作予謂天子之命吏守此土天之命神司此城皆欲乂安斯民而實墉實壑所以保有是邦者也苟罅漏之當補乃畏忌之是拘幸無事則已設遇有警民且恐不得奠厥居况神乎

傳曰民神之主也又曰神依人而行蓋民安則神安惟
致力於民而後可以徼福於神幽明雖殊是或一道於
是委廣用相地於貢院之西偏因築鑿之隙鳩工度材
倣舊祠之制而加廣焉有閑其門有翼其廡殿宇雄麗
輪奐翬飛凡為屋共四十楹經始於戊午十二月以開
慶改元三月二十五日迎神而歸之至道歲四月落成
嗚呼惟桂舊稱樂土民戴白不知金革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舊祠之在巽址知幾閱年一旦移廟貌新民聽洋

洋乎若當神意者是豈偶然之故哉抑氣數係焉桂人其自今克欽厥祀神饗其德兵革不作蠻猺鄉風簡簡穰穰歲以豐若以固吾圉於千萬年則神之與人與斯城俱相安於無窮云

重修呂公岩記

淳祐己酉余牧是邦公餘歷訪栖霞龍隱諸洞而寶積距城咫尺足所未到後十二年因履巉岩議築鑿乃覩一山之間三洞在焉殷然如室依南之址敞然如牖通

北之東巔又面東則呂公岩也是岩尤深窈峭秀見諸國誌具有賦詠歲久邦人廬於其前掩而有之於是市以公帑復其舊觀偉林巒之森立與雄堞以爭踞壯哉天設之險奇哉神（闕）之秘戎帥朱廣用戍守之暇又架二三亭以便登覽遂為桂勝槩余懼他時陵谷之變遷又將委之荒蕪庸鑱諸石

重建仙佛神宇記

余以連歲積憂致疾夏四月朏予告越七旬未能復步

乃六月望強扶病骨登寶積山謁玉虚祠下瞰平陸前此皆榛莽眼前突兀倏覩殿角嵎峙中曰聖佛寺以奉旃檀古如来其東為南嶽忠靖王廟其西為紫極宫予臥病其幾何日而一片境界恍如幻出何其神也訊之左右曰皆都統制御帶朱廣用以城役餘力因民之請而成之惟自有桂州便有此山不過巉岩磊砢草木叢委未有以發奇者今一旦仙佛之廬與叢祠並列岩姿壑秀若拱若揖永為桂人所休導貺之地與此邦江山

相為長久意者神佛司之有待而發歟又思戍將領兵護邊秋而往春而歸視所至如傳舍比比皆是縱有從事築鑿工役亦惟勉竣吾事而已其能為民慮者已寡況肯致力於券外事耶夫宮以事帝寺以奉佛祠以妥神為是役者豈為區區一身求福田利益哉毋亦曰桂為南邊會府撫蠻控夷於是乎在非帝力助順佛力擁護神休陰佑顯相何以保固吾圉安輯吾民其考闕相方竭力崇建良有以也余力疾遐眺且為之神怡心曠

昭昭高靈豈不來崇來下為邦人無窮之庇歟朱侯此心可無愧於幽明矣世之茍焉職業事而怠食視侯寧不泚顙余疾未差捉筆良難侯請識顛末甚力又弗欲它屬勉為口授小史書以畀之亦嘉其用心焉耳是邦元有紫極宮久廢而今復聖佛自唐初顯著南方像設存西山幾墮刼火遷奉於此忠靖王則衡嶽之聲赫靈濯者南人家祀戶祝侯於此外又修仰山二神祠作蜀三大神廟劇佑聖殿於茲山皆同於為民設也用併書

之後之人毋毁其成而議其末云

雜著

跋宣和浦禽圖 内有蔡元長筆

大觀盛時天子臨御多暇游戲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過人至今猶有散落人間者嗚呼美哉當時臣子頌詠欽贊固知有將順抑思世運推遷猶時序也物態豈常春乎漢文帝元年之詔有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有以自樂爲民父母者將何如觀此圖盍舉此以諷彼

京不足以語此

跋晦庵記南軒建曲江樓

予三年於此矣登斯樓誦斯文今始見真蹟焉嗚呼兩先生之作述非曲江公孰稱曲江公之名得兩先生愈遠兩先生之心豈止為曲江公而發我思古人悠悠我心

跋高帥機斯術生賢閣記後

唐人有言五百歲一賢者生賢者之不多見於世舊矣

高魏一門以詩書自相師友壎唱篪和遂皆以儒術名節顯嗚呼盛哉何其多賢也豈白鶴山川之秀盡鍾美於是歟取而扁閣此又樂有賢父兄之意梓材丹雘於此占之某前三十載侍先君餉蜀時著齋在賓幕縮齋宰綿谷蓋已獲從游兩賢間轉首一夢觀此猶甘棠云

跋程制幹九萬詩軸

漢人有不幸失身異地能如太史公所謂得其當以報漢則不苟幸生不能如南八之所謂將以有為則寧舍

而取死不然則有歸耳非不欲歸而不能歸者多矣幕客程君同令永倅周君皆予帥淮時以白金售諜者航海而取之脫腥羶之域返衣冠之鄉朝廷官之亦榮矣中外士為二君品題紀詠幾已盈軸予復何言南軒有曰人臣為議當以王陵為正覧者盍取於斯

跋蕭省元書軸

鄱士蕭君嘗館於文靖史公觀其主自可信其客持示往來遺帖蠅頭細楷字字真實老成典刑凋落此空谷

足音也中間蕭君以文場未利鋭然有游邉志公舉似古語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且自謂其年少未第時受持此四句公之斯言真足以廸士類之常心藥流俗之羨疢其有功名教云聞之者求之有餘師

跋狄學賓時飛所惠廻文織錦圖

婦人操觚弄翰至織組以寄閨房之怨好事者又繪藻之且冠以金輪晨牝之鳴本無足奇顧自治平摹本詎

今踰二百禩蘇孔泰諸賢近世平庵後谿悅齋諸老皆嘗經目墨跡猶潤是可寶也雲洲與余先世交故其孫轂以遺余庸識軸末以遺後之覽者

贊陶淵明像

大賢之路何止百里幅巾歸来知命知義悠悠南山千載誰繼有菊有酒無伊人矣

贊謝安石像

天生棟材扶國危𣏌東山未起世莫安枕棊邉一捷人

定天勝噫嘻晉朝徵公左衽

自贊記容　舊作

謂我為汝爾身非身謂汝為我爾名奚名頹然其狀槁然其心無鳶肩之相非虎頭之形投之不足以禦魑魅引之不足以繪麒麟髮未髦而蒼顏何忸而赬徒刻畫之畢肖終摸索之非真白雲在山鴻飛冥冥袖手獨立彼其何人伊形骸已為於爾累胡面目復取於人憎盍泯没而忘言聊逍摇乎水濱不能放南華氏之傲吏豈

不能作大庭氏之遺民也歟

宴四川余制置

五福照盃州指青冥而仗鉞千里踰江國瞻紫氣之度闗爰修地主之儀庸展邦交之好恭惟某官精神滿腹文字撐腸夷簡當許國時上已聞於客舉強王在韓公府人久服其能名中更盤根錯節之劃裁平視怒浪洪濤之撞擊百年幾見而有斯人一歲三遷是皆吾分萬竈給雲屯之餉千艘籌水漕之功撫神臯則漢三輔之晏

然登御寺則周九圜之裕若屬時乾斷圖任坤維煩相
如見父老以諭之用充國終公卿之議是經持紫橐丕
建碧幢東夷人以至西夷人況威名之素著小范老不
比大范老知勲業之可期出巧手於袖中救壞碁於局
上一清玉壘再啟金甌而我某官幸備戎旃將依隣燭
已喜草虫之賦願尋癸卯之盟剖藩籬即大家相忘肝
膽鼓瑟琴有旨酒何惜笑譚兩君之在此堂四國於以
維屏浩歌雪曲共醉霜天某等猥綴於工輙陳俚語

分弓轂自侍臣班　来擁貔貅設漢關
膽落氈裘千里外　指呼羽扇一麾間
共期朴實工夫到　會見承平氣象還
荆盃論盟如此酒　從今西顧釋天顔

宴嘉興謝守

竹裏行厨嘗辱谿亭之宴松下喝道肯来岩壑之居有千乘之國以推崇受一㕓為氓而幾借式陳燕至寅奉隼旟恭惟某官蘭砌聲華氷壺人物鍾赤城天台清淑

之氣真黄龍神爵循良之風貴介若儒素然誰謂韓吕世家之習事業以才猷致靡由高實閥閲之緣聯鴛陟二監之崇符虎歷三城之重皇華禮樂嘗膺湯節之咨諏寶直圖書浸廹甘泉之步武上以扶風股肱之郡公為中朝心腹之臣膏雨吾民朞年而効萬物吐氣與千里以回春兩造在庭可片言而折獄但見歌麥穗桑枝之載路奚待持水盂薤本以候門君王思賈之已隆父老惜恂之難徇城樓帶月小吟秋月之詩閶闔排雲即

捧朝天之詔某官倦游萬里投老一卯喜有同原父之從歐何敢望文信之訪郭歸兮雲暮已無出岫之心好箇霜天共舉傳盃之手屈皂盖朱旛之臨貸借紫萸黃菊以獻酬環瓊苑之十眉奉玉山之一笑坡詞細唱豈為南浦之凄涼弘酒滿傾祇愧東籬之齷齪某等輙陳俚語上佐清懽

輙從荀玉鎮扶風　政事龔黃一樣同

白髮歸田嗟我老　黑頭入相屬之公

蕭然舊菊荒蕪裏　欣在甘棠蔽芾中

詔下鴛湖天咫尺　好風行送畫船東

宴湖南章漕

勞還四牡法河海以朝宗受任十聯令湘潭之踐積龜符假合燕豆式陳恭惟某官空冀北羣擅斗南一水晶宮之人物世有典刑玳瑁筵之笑談早騰譽處元龍百尺樓之高臥叔度萬頃波之足容剖竹徵還持荷平步屬庚午之差我馬而甲戌之峙乃粮載馳駰駱之華頓

澄吏習夙飽貔貅之哺大振軍聲消重門之柝於未形借前箸之籌而有賴既寬南顧爰命東歸春回上苑花滿洛陽便合問端闈之轡夜醉長沙曉行湘水正當扳封部之轅卿此行登仙人望公如歲纔躋月掌即踐星台我某官同飲浙溪相逢壽嶽何幸蘭金之締好盍持蕉玉以論懽兩君此堂之獻酬萬人傾城之鼓舞梅林初歇不妨懷楚以聞歌荷淨納涼正好趨吳而待對某等幸逢髙會敢薦鄙詞

使星一點壽星邊　惠我三湘兩閱年
既付龜符還楚壘　便持犀節上堯天
何叅接踵新規在　僑札論心舊識然
入對丹墀訪南事　細陳霜頰障蠻烟

餞章漕

臺閩聯鑣同在壽星之野岩廊側席喜推卿月之朝辛駐輶軒敢陳祖帳某官氷壺誠古鐵石心澄撫按主稜六月而有霜氣掀騰步武萬里而上雲津歌使臣之轡

以勞還佁大夫以旌而入覲若曰久望子矣此行如登仙然長沙萬人徒借宿而截鐙新豐四輩即名對於凝旒亟班邇聯以世前羡某官久相聞於江漢甫共事於湖湘交淺而眷則深會難而别何遽燕留花送不勝繾綣之情藕雪氷調聊接慇勤之樂輙陳韻語少助懽聲

来湘話浙倍綢繆　天路風高借莫留

不俟駕行何憚暑　適逢圭覲恰當秋

登仙堪羨星辰履　歸老終尋雪夜舟

公到甘泉陳大計　　毋忘膏雨澤南州

宴湖南洪漕

輙班北闕命驪駕以周詢分牧南州奉魚符而受察幸典刑之舊識依禮樂之新華敢秩初筵用陳雅好恭惟某官氷壺瑩徹玉尺端方天目茗水出焉鍾為英傑世臣喬木謂也藹有猷為九衢策足萬馬皆瘖千仞覽輝孤皇忽見出則賛征謀於檄草入而助和味於鼎梅東知深結於九重英蕩遂臨於三輔旋躋蘭錡袞爾荷囊

屬飛芻輓粟之方殷復攬轡登車而於邁望茂洪於江左雖切輿情屈賈誼於長沙可覘上意蓋腹背之虞在炎服頼耳目之寄分旰憂山嶽晏然星辰上矣而我某官猥居藩翰獲奉教條春雨堂高猶記姑蘇臺之傾蓋晴嵐市接不圖離騷國之聨鑣細哦淵明九日之詩聊酌孺文二天之酒共奬王室永締交盟某等敢以俚辭紀此盛事

仗節来從玉筍班　福星甫照舉懽顔

持荷自盍登堯陛　輓粟寧容久漢關

慶集正當萸菊際　交盟喜在芷蘭間

定王臺小難留住　祇恐天邊即予環

宴廣西豐憲

駕使者車訪五嶺宜人之勝建元戎幙有二天獨我之私閫臺人物之相輝簪帶山川之改觀式陳燕衎以奉駰華恭惟某官玉尺端方氷壺瑩潔四明洞天之間氣鍾此英才元祐黨籍之故家藹然風烈徧儀華貫妙柬

睿衷紅旆行春趨振駕行之武青紋直夜飽薰雞省之
鄉屬上憂西鄙之腹心屈公任 闕 臺之耳目從天而下
易地皆然方湘靈岳后聳風釆之動揺而海蛋溪蠻頼
霜威之彈壓爰秉祥刑之筆載修平凖之書粟廩儲紅
民歎愁其頓息草扉鞠緑獄究滯者決無小賡梅邊雪
片之吟即侍花底春旗之仗戎某官從来分閫又幸聯
鑣幾年江海之分携萬里風濤之協濟從容話舊整密
圖新雲散水流一回相見一回老月明風細十分滿酌

十分春相與戮力自今既盟所不同心有如此酒某等

敢陳韻語上贊芳筵

帝遣星軺入桂州　雨餘凉嫩一天秋

繡衣翠節皇華遠　碧玉青羅喜氣浮

猶昔孺文同此酒　喜今師德在吾舟

相期辦却平蠻事　公向三階我一卯

江陵府學講堂上梁文

恢魯泮之新規聿崇廟貌做孔堂之舊制以重師資輪

奐載宏佩衿始肅眷是藻芹之地夙多杞梓之材于湖
南軒之所經營文定龜山之所講肄立諸生而誨相期
行業之修聞夫子之言豈止文章之習中更摧圮近甫
作興不虞燕幕之焚遂失鴞林之集在軍旅不忘俎豆
求有餘師收梁棟次及桷榱取諸大壯無何經始遂可
希升倚牆之鄭聲必麾肯效坐絳帳臺而授道登樓之
槩賦何取正須上金鑑録以告君龜卜既涓虹梁舉舉
拋梁東喜見高堂棟宅雄不用絳紗施此坐説經自

邁馬扶風

抛梁西突兀翬飛碧漢齊游肄其中加種績相期接

武問天梯

抛梁南芹藻芬芳泮水涵勉勵當為漢名節虛浮力

戒晉清談

抛梁北千里折衝伊士力樞趨多暇矍圃間一射尤

須俾觀德

抛梁上新歲新堂新氣象蔡軒夫子百世師顧與諸

君景行仰

抛梁下銜鱣呈祥咸賀厦作詩豈特頌泮宮江漢舉

昔歌美化

伏願上梁之後家為鄒魯人似閔顏登進德之堂正心

誠意究康時之學致君澤民毋愧前賢以淑後進

青詞

癸丑秋防保安

四載守邊又見西風之候一恍䫻帝果消北土之虞昭

大造之鑒臨涓剛辰而對越伏念臣猥顓藩翰常懼曠瘝與勍敵為鄰蓋日有窺圖之志念生民遭難何時為休息之期利鈍非人所能動靜惟天是賴比伸露禱冀保秋防幸一水之瀰漫敵謀遂沮獲四郊之平定農事訖登敬演冲科用酬嘉貺伏願廣好生之大德終垂佑于一方海晏江澄吏逭封疆之責冬寒地凈民無兵革之災

冬防保安

乘邊四載孤蹤所恃者天保境一冬大造實為之地敬
伸素願用叩蒼旻伏念臣分合投閒志非好殺經營新
壘盖由吏奉于廟謨密邇邊陲惟恐民罹于兵禍負乘
既虞于致寇纓冠矧任于救鄰顧江面數處風之寒皆
當儆備隅溪一帶水之外即是敵衝比青野之戒嚴倏
赤囊之告警連營窺我一鼓下之始幾黑氣之厭堤旋
遂妖星而落焰雖國威之致爾皆帝佑以使然爰演冲
科仰酬景貺伏願廣乾坤之大德庇荆楚之一方繼兹

新歲之更迄臻安靜願與有邦之衆早見昇平

甲寅建黄蘇普薦陣亡

民自古有死值多難以何辜天大德曰生念一方之可憫敢殫懇切上瀆高明伏念臣本之時才洊當邊寄負且秉而致寇謀慚千里之折衝挺與刃以殺人罪在三軍之司命屬新經理時有繹騷中間執戈衛社之人與夫摧鋒越河之將或同難陷敵幾委命于鴻毛或執鋭被堅甘裹屍于馬革踰三四載幾百千人凛節槩之如

生殆英靈之不朽以致並邊農庶鄰境軍民或死封疆
或蹈水火或流離而捐于溝壑或抄鹵而沒于穹廬是
雖厄會亦皆今世受前世因其在游魂寧免新鬼寃故
鬼哭懼若敖之不食慮伯有之無歸拯黃壤之幽塗盍
開生路披青城之秘簡賴有仙科用潔齋壇肅延真馭
凡爾淪亡于師旅自今煉度于坎離同一超昇脫諸苦
惱酬對天之素願祈保國之洪休伏願闡維皇上帝之
靈解天地衆生之厄人天隨度庶幾慰忠義之魂中外

奠安均使被和平之福

乾隆御覽之寶

可齋續藁前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